

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成长记



“作为地区重要生态风向标，野生动物特别是大型食肉动物近年来能在长江源地区‘兽迹频现’，这足以证明该区域生态保护工作得力，是我国目前兽类群落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夏日的三江源绿草茵茵、天蓝水清。傍晚，在野外实地调研了一整天的李雨晗准备收工回营地。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迅速从远处的山岩间掠过。

这是李雨晗第11次目睹雪豹了。

2017年7月，李雨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在长江源头及澜沧江源周边进行长期的野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研。在去年10月的一天，她曾在当地连续看到7只雪豹。

“雪豹一度被学界称为‘幽灵猫’，不少人曾终其一生都难觅其踪影。作为一名生态科研工作者，我无疑是幸运和幸福。”李雨晗说，除雪豹外，2年来她还多次在当地看到棕熊、草原狼等其他野生动物。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位于全国前列，珍稀野生动物众多。科研人员近年来的调研观测数据显示，如今仅长江源头地区就分布有雪豹、金钱豹、猓猫等10余种珍稀食肉兽类，区域物种分布密度高于全球相关各保护地的平均水平。过去7年，科研人员共在这一区域捕捉到超百万张相关影像。

“随着人类活动加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不断压缩，呈现碎片化趋势，一些珍稀物种已在我国不少生态保护地踪迹难觅。”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肖凌云说，作为地区重要生态风向标，野生动物特别是大型食肉动物近年来能在长江源地区“兽迹频现”，这足以证明该区域生态保护工作得力，是我国目前兽类群落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丰富的兽类群落背后，是其赖以生存的、数量众多的其他体型较小的野生物种。”长期在长江源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调研的山山水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项目主任赵翔说，如今在整个长江源区，诸多食肉物种的种群数量也居于较高水平。

家住可可西里缓冲区的29岁牧民卓玛加，近年来放牧时常能看到在草场上进食的藏野驴、藏原羚、野牦牛等。它们与家畜比邻而居，共享一片草原，对人类的畏惧感很低，已成为当地牧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卓玛加告诉记者，2016年，他正式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聘任的生态管护员。平日热爱野生动物的他攒工资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2年来已累计拍摄到超1000张相关照片，巡护日志本上记满了与它们相遇的场景、时间等详情。

其中，最令卓玛加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5月的一次奇遇。那天，卓玛加通过镜头发现一只怀孕在身的藏羚羊脱离了队伍，在原地哀嚎、转圈。卓玛加怕母羊葬身狼口，便赶着它向羊群迁徙的方向走去，数小时后终于看到了“大部队”。当时，母羊兴奋地向羊群跑去，到半路却多次停下脚步，回望了好几次。卓玛加连用“才仁罗加”祝福这只母羊，恋恋不舍地离开。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专职副书记，玉树州曲麻莱县委常委、副县长韩建武说，因过牧超载、气候变化等因素，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曾于上世纪末加速退化，区域草场面积与日剧减，部分物种一度踪迹难觅。如今当地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种群正迅速恢复，这离不开国家、科研工作者与政府近年来的共同努力。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长江源地区生态地位重要，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关系到流域数亿人的日常生活，与流域相关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为此，长江源区将持续扎实履行源头责任，保护好当地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一切生态资源，努力确保长江源天蓝草绿，一江清水东流不息。

(记者李亚光、黄涵)新华社西宁7月22日电

长江源头珍稀野生动物频现

已成为我国目前兽类群落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这是河南洛阳东方红农耕博物馆内展出的东方红15轮式拖拉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带回了“农民设计师”的思路：能不能生产小一些的拖拉机，最好相当于1头牛的价格，但有8头牛的力气，会犁地又能跑运输……

中国最大的农机企业，由此开始了市场化改造与发展之路。1983年，“1头牛价格、8头牛力气”的东方红15小四轮拖拉机批量进入市场后，数百万台的东方红15小四轮拖拉机从洛阳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更重要的是，企业尝到了适应市场、培育竞争优势的甜头，开始持续不断的产品变革。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购买力有限，用不起大拖拉机，农机企业都在小型拖拉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但是一拖坚持认为，大型拖拉机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着眼未来，实现大轮拖技术的完全国产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拖制定大轮拖技术平台战略，用当时市场销售良好的小轮拖产品收益来支持大轮拖技术的研发。最终，形成符合中国用户使用习惯、适应中国国情的系列产品，且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轮拖技术。

“用20年实现了从零部件到整机的百分之百国产化，很多人都熬白了头发。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却也非常值得。”一拖董事长赵剡水说，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各种配套不齐全，是几代人默默坚持才有了今天我们自己的大轮拖。

坚持创新也带来了市场回报。如今，东方红大轮拖已成为国内最畅销和保有量最大的品牌。

奋进：让中国农机在世界市场“耕耘”

“多少钱，卖不卖？”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无人驾驶拖拉机！”

今年6月，在江苏兴化举行的我国首轮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现场，不少人围住刚参加完演示的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问个不停。这场国内无人农机技术最高级别竞技中，东方红是唯一一台满足完全作业功能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全过程作业误差控制在2.5厘米以内。

“当有专家和代表问，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是和哪所大学合作研发的？我骄傲地说，是我

们自己设计研发的。”回忆起当时情形，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项目负责人陈松颇为自豪。

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东方红小四轮，到花费20年实现完全国产化的东方红大轮拖，“东方红”一直引领着我国农业装备的升级。

从2004年起，一拖进行动力换挡技术的研发。和之前的整机引进不同，此次一拖选择了“联合开发”模式，但核心的产品理念来自一拖，中间的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生产环节，都由一拖人自己完成。

“农机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民族品牌不能抓住时机迅速掌握高端装备制造技术，中国农机市场必将被国际巨头抢占。”赵剡水说，要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一拖有责任打造国产高端自主装备。

2014年，我国首款商品化动力换挡拖拉机上市，直接迫使进口产品大幅降价30%以上。虽然如此，在无极变速拖拉机领域，我国依然受制于人。一拖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东青说，2011年，无极变速拖拉机立项之后，一拖曾找掌握这项技术的一家外国企业谈合作，但被对方一口回绝。

作为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一拖对这样的境况并不陌生。“不怕困难，勇于创新，这是贯穿‘东方红’成长历程的传家宝。”王东青说，他们从一张白纸起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无极变速重型拖拉机，结束了我国350马力以上重型拖拉机必须进口的历史。

改革开放40年来，一拖实现了中国农机工业技术的多次创新突破，“东方红”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打响名号。但是一拖仍保持着清醒头脑，看到我国在农机高端重大装备及关键核心部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差距就是动力，让中国农机装备在世界农机市场上‘耕耘’收获”，是一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东方红与生俱来的使命。”赵剡水说。



◀◀扫描二维码
观看视频，走进东方红拖拉机的前世今生。



▲工作人员在位于河南洛阳的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装配厂的流水线上作业(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记者李亚楠、史林静、谢江)60年前，被命名为“东方红”的中国首台自主生产的履带式拖拉机问世，由此拉开中国农机工业的序幕，也使中国的农耕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60年来，东方红拖拉机曾“开”上过人民币，也曾产量锐减跌入谷底。不断的改革创新，使其越过计划“垄”，驶入市场“田”，在同世界顶尖农机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不但成为中国响当当的农机品牌，而且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打响名号。

东方红拖拉机的60年，是中国制造成长史的重要篇章，阅读过往的苦难与辉煌、光荣与梦想，从中汲取力量，启道前路，不断改革创新，中国制造业必将坚毅前行。

使命：开启中国农耕方式重大变化

1958年7月20日，一辆身披红彩绸的拖拉机“轰隆隆”开出厂区大门，工人像送新娘子一样，跟在后面敲锣打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年。拖拉机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耕地主要靠牛的农耕方式。

而为了这台拖拉机的问世，成立于1955年10月1日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罗士瑜、吴敬业、刘寿荫等一批海外赤子，怀揣着新中国的农机制造梦想，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数万名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建设队伍，在一拖厂区9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洒下心血汗水。

当时，洛阳工业基础仅有一个1500千瓦的发电厂，一个小煤窑和一些破旧的手工作坊，建厂的涧西一带，除了一条洛潼公路横穿几个村庄点缀外，全是农田，商业网点集中在10公里的“下庄”一带。

“新华全媒头条”栏目，为您提供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访问“新华全媒头条”栏目。

里之外的老城。

破土动工后，数万由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庞大建设队伍在这里洒下心血和汗水。一拖102工区，38天建成1座2.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房，提高工效近1倍；铸钢车间“八一”青年炉代表戴尔身，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创造了在高温炉膛里清理炉渣时间最长的全国纪录。

如今已经78岁的李学义1956年到一拖工作，他回忆说：“当时吊车很少，几十吨、几百吨的大型设备，基本上都是人拉肩扛安装好的，工人们就睡在车间草垫上，铁块、钢材等原材料一来，大家就起来去干活，可以说，一拖完全是手工和半机械化的。”

作为中国农机工业的第一代产品，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在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农场服役期间，在极为艰苦和高强度的作业环境下，创造了31年没有大修的纪录，被誉为“北大荒精神”的象征。

1959年试制成功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作业效率提高45%，油耗降低3%。1962年，东方红拖拉机“开”上了1元面值的人民币，成为当时中国工业战线最闪亮的“明星”。

如今已88岁高龄、原一拖副总工程师张文昌毕业于清华大学。1958年，他主动申请从北京到一拖工作。回忆起这段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他说：“东方红不仅是一个品牌，更代表了一种朝着目标执着前行、面对困难坚守使命的精神力量。”

传承：在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

作为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压路机和第一台军用越野汽车的诞生地，一拖有个响亮的外号“拖老大”。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前，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全国60%以上机耕地的作业。

1981年，国家不再对一拖下达指令性计划，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土地变成一块块“面条田”，大型履带拖拉机失去了用武之地。这一年，东方红履带拖拉机销量从1980年的2.4万台，跌到不足1万台。

“小毛驴趾高气扬，老黄牛重上战场，拖拉机离岗休养”成为当时市场上的顺口溜。难道分到户的农民真的不需要拖拉机了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1981年，一拖先后派出500多人，分赴全国15个省、106个县进行调研，

“为生意和生计而战”

美贸易霸凌政策的受害者故事

篇《“美国制造”经济学的局限》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承诺帮助制造业者，更有效的做法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劳动效率，加税最终可能恰恰伤害了这些人。

目前，美国制造商既要承担加征关税带来的成本增长，又要应对其他国家反制导致的美国货被拒的风险。逃离美国，已经成为眼下美国一些制造商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美国制造业代表的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公司已表示，为躲避欧盟对美国的关税报复，决定将部分生产从美国转向海外工厂。基于同样原因，美国另一家摩托车制造商北极星工业公司也正在考虑作出类似安排。

种瓜得豆 美国农民愁容难消

盛夏时节，美国蒙大拿州，绿色麦田与黄色油菜花田构成赏心悦目的美景。可与此同时，当地农民却心里犯愁得很。年近七旬的卡特·弗利克开着皮卡在田间土路上颠簸前行，眼前这一大片农田是他的立命之本，眼下却令他陷入深深的焦虑。

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却令美国农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艾奥瓦、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州等美国的“粮仓”都在叫苦不迭，大量的豆农、果农、小麦玉米种植者、农场主、牧场主的生意受到冲击。

农民们知道如何根据天气和土壤变化种庄稼，也知道在农忙前请机械师检修维护农机器具，甚至会买农产品期货对冲风险，却被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冲击波撞得很疼，无所适从。

伊利诺伊州小农场主沃里克站在自家的猪圈里惆怅地说：“以前平均每头猪可以卖100美元到130美元，现在每头猪均价低了将近20美元，非常糟糕。”就在几天前，沃里克卖了120头猪，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头。“这几头再卖掉后，我们可能就放弃养猪了。”他无奈地说。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迫使相关国家反制，美国的肉类出口因而受到抑制。

目前，贸易摩擦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钢铁价格上涨导致农业机具价格上涨，海外市场持续萎缩，农牧产品滞销，价格正在下降，其影响还在不断地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传导。

美国农民们说，他们正通过各种渠道与国会议员保持联系，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向国会请愿，在电视台投放广告反对政府不负责任的贸易政策，在社交媒体上以“要贸易不要关税”为热词表达他们的诉求。

嫌隙加深 美国盟友忧心忡忡

“规矩被破坏，就像允许某个球员可

以手拿足球送进球门一样。”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如此形容美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践踏。

在德国，很多人担心，美国前期加征关税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对欧盟采取更多贸易限制措施。

对此，德国各界忧心忡忡，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汽车业的巴伐利亚州更是如坐针毡。该地区汽车工业集中的施瓦本工商会对美国政策动向密切关注，时刻保持警惕。工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马库斯·安泽尔门特说，一旦美国加征汽车关税，将对当地企业造成致命打击，汽车产业链上的很多企业都将遭殃。

美国政府贸易霸凌政策破坏范围甚广，对全球呈“扫射”之势。除了欧洲国家，加拿大、韩国、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未能幸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铝铝产品加征关税难以置信。

作为反击，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已先后诉诸世贸组织，并推出反制措施。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当那些最初相信“美国优先”政策会带来好处的美国人看到倒闭的工厂和上涨的物价时，或许就会明白美国贸易霸凌政策对世界和本国的危害了。(参与记者：黄恒、苗壮、乔继红、吴昊)